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一百十二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一百十二上

元 陶宗儀 撰

綠珠傳

唐樂史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
象郡漢合浦郡地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
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
房山雙角山大華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
雙角山下美而艷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

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
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中有金水自
太白源來崇即川阜製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崇以
明妃曲教之而自製新詩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
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滴轅馬悲且鳴鬱
鬱傷五內涕泣沾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
於窮廬加我關於迎氏音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
父子見凌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

生亦何聊積思憤且盈願假飛鳥翼乘之以遐征飛鴻
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
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崇又製懊
惱曲以贈綠珠崇之美艷者千餘人擇數十人妝飾一
等使同侍之不相分別刻玉為倒龍珮鏤金為鳳凰釵
結袖繞櫺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
色珮色輕者居前釵色艷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趙王
倫亂常賊類乃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京觀臨清水

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綺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獲罪綠珠泣曰愿效死於君前崇固止於是墜樓而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廣里近狄泉在王城之東綠珠有弟子朱韓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為綠

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昭君村昭君塲吳有西施谷
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為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
耆老傳云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
色無益於國以巨石填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
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炎
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寃至今
村女面燒灼成癰痕又以不完具而惜焉牛僧孺周秦
行紀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

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鬟窄衫貝帶貌甚美與
潘氏偕來太后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吸酒太后顧
而謂曰識此否石家之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
珠豈能無詩乎綠珠相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
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
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尉衛性嚴忌
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敗
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崇常刺荊州劫奪遠使臣

殺客商以致巨富又遺王愷鴆鳥共為鴆毒之事有此
陰謀加以美燕邀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
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常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
自強至於沉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色氣已斬三
人君子曰福禍無門唯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
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連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
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
有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妃洛

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
婦司徒公女汝胡羗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
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朝喬
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
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賭
窈娘知之不肯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
珠篇以敘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
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欲窺

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
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難別在高
樓一旦紅顏為君盡知之私賂承嗣家閹奴傳詩於窈
娘窈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於衣中得詩
鞭殺閹奴諷吏羅織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
人掇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
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
珠為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

辭還數綠珠舞李元操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總詩云綠珠含泪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尚咏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凜凜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懷反復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視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媿哉今為此傳非徒銜美麗張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

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
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悞我也飲金
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天之報怨不然何以
梟夷之立見乎

非煙傳

唐皇甫枚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煙
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
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隣天水趙氏弟也
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纔弱冠矣
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神氣俱喪
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為
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煙間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煙

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
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
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析門媼
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
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麤悍非良配耳
乃復酌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
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擬誰封付門媼
令遺象象啟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刺

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
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
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
綠琴詩去旬日門媼不復來象憂恐事泄或非煙追悔
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恨
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
吟際而門媼來傳非煙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
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嚴粧

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軟
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煙幽思增疾乃
剪烏絲開為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覲長
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
況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
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翮飛企望寬情無至惟悴莫孤短
韻寧爽后期恍惚寸心書豈能盡兼持非什聊繼華篇
詩曰見說傷情為見春想封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為報煙

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媼既得回簡徑齋詣煙閣中
武生為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
時適值生入府曹煙折書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
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
戶垂幌為書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間為媒妁所欺
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秋帳冬
缸汎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
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

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懷神假微機一拜
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
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
郎歸封訖召門姬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煙意稍切
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將夕門姬促
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煙
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
也若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燠黑

象乃躋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煙靚粧盛服
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堂
中遂背缸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
垣下煙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
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
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入之心已誓幽庸永奉
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託門媼贈煙詩曰十洞三
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

宮仙馭來煙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
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
雲封付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
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
思罄宿昔之心以為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
歌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煙數
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啣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
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偽陳狀請假迨夕如

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
見煙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
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召非煙詰之煙
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
但云生則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煙呼其
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
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煙暴疾致
殞後數日寔於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

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
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
枝其夕夢煙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
佳什媿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
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煙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
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証之數日
李生卒時人異焉

謝小娥傳

唐李公佐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嘗與段婿同舟貨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及夫俱為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從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為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

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後夢其夫謂曰殺我者木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齋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畫坐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既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為賊所殺過後嘗夢

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
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
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
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
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
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
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
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

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為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榜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妻蘭氏同守家室

酒肉衣服給娥甚豐忽一日春攜文鯉兼酒詣蘭娥心
歎曰李君精悟玄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
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兇既去春沉醉
卧於內室蘭亦露寢於庭小娥潛鑲春於內抽佩刀先
斷蘭首呼號鄰人竝至春擒於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
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
陽太守張公善其志行請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
年夏歲也復父夫之讐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

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為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經泗濱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得雪冤恥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娥對曰某名小

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為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豈
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
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
娥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
辨二盜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讐恨神道不昧
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跣足誓求真
如爰自入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
言後數日告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游南國不復再

遇君子曰誓志不捨復父夫之仇節也傭保雜處不知
女人貞也女子之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
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節孝婦
之行余備詳前事發明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
不錄非春秋之義故作傳以旌美之

霍小玉傳

唐蔣防

大厯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
萃侯試於天官夏六月望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
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
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
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
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為渠
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

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適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何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為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

姿質穠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東間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

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鑲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李郎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

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為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
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垂採
錄生死為榮遂命酒饌即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出來
生即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曜轉盼
精彩射人既而延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
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
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
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

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疆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閒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平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為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顧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思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

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
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練著之盟約玉因
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幃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
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
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
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
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
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

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
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
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
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
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
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
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
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為晚妾便捨棄

人事剪髮披緇風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恆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而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殺生遂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為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

須求巧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
以孤負盟約大愆迴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
不遣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
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卧空閨遂
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遺親知
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簪
中服玩之物多托於西市寄附鋪候景先家貨賣曾令
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

王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
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
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
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悵快成疾今欲
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王工悽然下泣曰
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
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為之
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

既畢於聘財還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
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
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杯酒盤笑語曾不相
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
崔頗感之生既至崔且以誠告玉玉且歎曰天下豈有
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
疾候沈綿慙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
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

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
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
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遮吟詩句
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
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致實是
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為思之歎讓之際忽
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
見一翦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

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
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
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
匹惟公所要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述更相歎美
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
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樊居咫尺
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
生神情恍惚勒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

急走推入車門便令鑠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
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
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
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
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
信之僂勉之間疆為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綿
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欷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
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

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頃之有酒，
穀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
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
久，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
心若此。」韶顏推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
絃管從此永休。微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
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
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寘於

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為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
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
舊石榴裙紫襍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
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
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
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
偕行歸於鄭缺至缺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
之聲生驚缺

隱

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婦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班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裏有輕綃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甯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

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所解覆營於牀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劉無雙傳

唐薛調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之念可知也恨不見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為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

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為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致於學舍弟子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窻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矣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廁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

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竒以獻雕鏤犀玉以為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遲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鏤却大門鏤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

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
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為念畧歸部署疾召仙客
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
裝金銀羅錦二十駄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
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
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
城門自午後扃鑰南望日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
門門亦鑰守門者不一持白梃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

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
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
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
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也仙客失聲慟哭却歸
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
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
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經海內無事乃入京訪
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徬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

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
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否鴻
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
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為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
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
黑乃聞報曰尚書受偽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
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隣里謂鴻曰四海至廣
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

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
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
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
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
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
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
運以仙客前銜為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使
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洒掃宿長樂驛羣車子

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為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為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誼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

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
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
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
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
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
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
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
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

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
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
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
官遂尋訪古押衙閒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
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
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
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
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荅效仙客

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
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
得見豈敢以遲晚為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
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迴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
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喫茶夜深謂仙
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立
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
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

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為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己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生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

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緡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菟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為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擔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厯西蜀下峽寓居于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

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贊曰人生之契濶會合多矣若罕有斯之比嘗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為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虬髯客傳

唐張說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
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
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
侍婢羅列頗偕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
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
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
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

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荅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

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卧看張梳

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卧客荅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烹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

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葦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

今何為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靖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凡何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靖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

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楊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
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
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虬髯曰吾得八九矣然須
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
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
即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
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
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

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虬髯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歛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

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
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即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
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
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
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粧奩冠鏡首飾之盛
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
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
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

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
自堂東舁出二十牀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
文簿鑰題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
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二三載建少
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
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
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
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起陸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一百十二下

元 陶宗儀 撰

韓仙傳

唐韓若雲

予大周之韓原人始氏以國秦楚迸滅後有叔通子者
奔武城遂姓韓氏因契夙器遊於海東足成仙聖枝蔓
蘿蒂牽連不已漢之東西晉之前後史譜已載高宗永
徽四年癸丑先祖曰仲卿者刺史江南人受德濟遂家
於鄧州之南陽松水焉玄宗天寶壬午九日先父生有

異質既長以孝著名諱曰慙尋改曰會應代宗廣德元年癸卯鄉舉大厯二年丁未秋仲卿祖薨先父盡大禮親掩於匡廬之五老峰下卜者曰得此者位極人臣二十年後有仙者出先父與姑子蕭存築舍於西林寺守墓焉蕭存厯官至郎中惡裴延齡不仕歸養於茲明年戊申上元繼祖母賀氏生叔愈五年庚戌叔三歲而賀母死先父撫之先父厯官起居舍人十二年丁巳五月先父坐元載貶嶺表既歸南陽叔日記數百言通六經

百學建中四年癸亥朱泚亂先父攜叔奔遷韶嶺先父
為人善清言有文章高世江南宣城有別業先父亦就
居八月有詔徵先父以衰頹不可就因固辭遂為訕謗
不用及韶嶺兵尅復歸苦勵叔以讀興元元年甲子登
薦時叔年十八也貞元元年乙丑謂叔曰吾蚤失怙恃
吾母清河崔氏亦卒汝母生汝即捐而幸成大人矣我
年過半所不盡恨者汝嫂呂氏之不嗣也天欲何為言
已淚下叔曰弟所得生兄之育也弟之成人兄之教也

弟立身過望兄德勝天矣德必厚福況垂世乎兄其毋
憂先父稍解七月為叔娶扶風之竇女焉先父禱於嶽
神之西夢曰虎榜中鄉闈庭分桂一枝最憐雙遂後賓
鴈各于飛明年丙寅三月七日甲寅之辰而吾孀竇氏
忽見丹鶴飛入中庭先父亦見隨入內舍絕無影迹六
月乙未七日庚申之酉而予生時也天垂吾異地應百
祥鄉里有見老鶴翔空者先父以鶴為名謂叔曰昔卜
吾父五老墓地者開府子儀郭公也謂我有仙者出丁

未迄今二十載合其識矣叔曰異教也神仙杳茫凡何
獨取乎吾聞周孔正道餘不復知矣未聞以黃老之無
君父者可以定天下也弟每常深恨此輩他日有望必
人其人火其書明道以導盡去其教而後已先父嘿然
初蒼梧之野賓龍峰西北有洞曰皇老東華李公西城
王公相傳道照合極神丹予以太素稟質太易賦性太
極會形冲冲冥冥莫可先悟遂托形於胎仙氏時東漢
之明帝永平庚申中秋也西晉惠帝元康九年己未予

生二百有四噓吸踵固輕翮虛靜故獲遠考龍沙起運
有仙者迭出予於皇老洞遇李王二翁在焉予翱翔空
際倏忽漢落穿雲漠舞松風上下於紫翠之間是夕七
夕也月影垂鉤織星半渡電光羅動於銀津間人籟
寥寒光拂拂露含山草猿抱枯藤二翁對酌童子捧符
一童進朱橘嚼酒談及妙旨畧曰人稟先天溺於後天
雖一草一木莫不皆然但能回神於外明定神於內官
馳神於空窟知神之舍返神之遊則天地之精華可收

吾神之妙用亦能沉潛以和對谷以應明而靈靈而神
神而至神而又至於身外飛神則得仙矣西城曰所以
謂其能明能靈者何翁曰人物最關性命者神也生虛
則為氣生濕則為精生夢則為魂生形則為魄生想則
為意至於肌膚四大莫不自神而感也於此上安身天
地之自然聖神之造化自得矣談至東方欲白天景漸
收啟明高可丈許予聞之心竅洞明長喚數聲翁不覺
失聲曰是兒悟矣悟矣予得領微旨即以神神之道治

於洞口仙翁去矣香風閒間瀑布乍響洞煙裊裊梅魂
如恍予饑茹渴吸自擔清賞時有蒼猿公玄元丈人寓
焉遂為誓好然山峯峰岷雲深樹合雖老樵熟獵無能
見者唐貞元之元乙丑又四百八十六年矣

上帝若曰延康立極赤明開圖仙當用薦厥補神都用
救汝無量大通神霄仙卿呂巖遍訪塵寰超凌上品以
佐

太上無為元元至化惟卿勿怠如勅恪行

純陽翁遂飛歷八都無地不涉忽一日憩於蒼梧之陽
予已洞識矣予更名冰壑老人與玄元丈人共謁焉翁
固知之偽問曰子何人耶予口致詞曰山林老隱端悟
性宗幸值三生何逢仙聖雖飲松流啖雲實獨甘恬苦
願剖冰壺開玉藏發我盲聾是為野人之至望翁笑曰
子野則野矣人或未然姑試子遂示詩曰兩口談玄并
是虛山高下品亦非居洞前縱有千年計濱海蓬萊總
不如其意諭以蒼梧雖美塊中耳不若蓬萊之能久居

而其中微示以呂嵒洞賓字意猿初不悟也遂輕之予
跪進曰公非純陽呂翁耶翁曰子言是也可教遂以鉄
九三枚命曰二子服之可立死而化於人道予將度汝
為仙猿畏拒之予欣受而次第吞之但覺神凌至虛翁
乘之而起猿哀號不已予再瀆之翁曰子仙緣猶隔一
世耳托質於人吾當再度汝矣飄飄而上越東海入方
丈之顛見東華翁曰美則美矣恨毛團耳可更其身當
躋上域遂命翁送之翁領予神逕抵唐國之松水投予

於呂母之懷囑予曰汝勿言吾來視汝遂降生焉蓋吾母乃翁之從孫也未幾先父與叔棲扶風賓館次年丁卯苦疫先父卒於八月十二死經時復起索書囑叔曰賀母生伊亦此時我於此上獨堅持今朝長歎歸乎數維汝憐孤立我兒叔曰分內事也兄何憂耶視弟為不義耶遂嚙指為誓先父揮淚而逝時人有議叔傷遺體者叔曰不然兄何瞑安耶聞者皆歎服叔慟毀將絕親隣百計慰問遂上山陽野雲葬焉蓋以匡廬之遠故也

叔侍先母以母道晨夕問寢先母頗識字句亦嘗勸學
貞元五年己巳先母亦歿時予年四歲淑儀慈色尚可
記十之二予抱負宿興皆委於叔也八年予七歲矣然
猶記翁不言之囑終不呼一字叔不悅曰是兒痴物也
寧馨耶葛靈耶何日得清爽耶强笑而負之以爽為小
字十年甲戌叔舉進士歸予喜失聲曰叔歸矣予叔母
趨視果然與叔大以為樂是夜恍惚曹矇次辰遂瘖不
能出一聲但哭咷而已叔求之百計莫可瘳午陰正庭

忽有道人黃裳紫冠來謁謂能發我聲蓋呂翁也叔喜
襁予與視翁笑曰而忘予勿言之訓耶予不覺律管發
輝答曰有罪有罪遂為予名曰可名相可字清夫他日
當為我方外弟子叔大誕之叱之出予遂能言次年乙
亥叔譏陽城作爭臣論拜御史大夫十四年戊寅大夫
孟東野張籍叔友也媒於東閣學士林圭國甫之女於
予而娶之女善談詠小字蘆芳予年少不喜女容近之
則自報終不一與予十三歲矣叔日以經史為訓予頗

敏擇穎上先生師焉先生死予舍於家叔親教之四月
十四士申呂翁變名宮無上謁叔談及羣書百家無不
熟獵叔延三宿大以為奇遂命館側予師之既居晝則
訓予修身治國之道夜則授予內鍊童真之道予深信
之翁曰修身可人爵而老死迷真修真可登仙而長生
不朽二者不可並學予欲何擇予曰貴不可久仙願學
焉翁喜而教之然蒼梧之事予皆忘矣未幾為叔宴集
時堦下有匠者用銅錢汁補鐵甑者時翰林虞公命予

對曰銅鏹補鐵甑予對曰鉛汞合金丹座上皆詫叔曰
汝何以知之予曰師教之也言未已侍兒進曰宮先生
夜夜教公子以神仙之事叔愈怒撻予索翁責之曰吾
兒儒外之習吾不之講始吾以汝為高士也禮之汝敢
以惑世誣民之事以搖其心耶速去勿致辱耳翁笑而
去囑予曰子能憶昔蒼梧之苦當來終南之碧雲峯求
我去此三百里子不惜則一大失矣予日夜慕之甚於
父母中宵予亦遁叔嚎泣大索三月不能得予道經鄜

南峯老嫗一宿嫗惑予以美女子力却之彼策杖而逼
子終不伏天曉則茅屋嫗女皆不見予始去蓋翁一試
也又過太白嶺下是時聞有虛言叔覓官追者不敢盡行
是夜月明當空忽見前林密處燈火交遶予趨進則白
骨叢雜有一厲鬼執予曰子非韓奕乎予跪曰是也鬼
曰子父母得汝而亡子叔撫汝而生恨不汝撐天破浪
以光世代子欲逃何地耶汝不肖子也予得而食之予
曰我所以逃者宮仙人之教也鬼曰宮仙人妖士也汝

聽其惑汝父令我先食之矣予曰宮仙人教我以善既死我已捨心事彼我亦當死以求見耳請食之鬼曰汝歸去吾或可恕予曰有死不歸言已鬼曰吾去喚同輩來分食汝言已不見予奔蓋翁二試也入長樂坡道見一布裹予開視之烹羊蹄一具酒一壺時予甚饑思必有主坐守之少焉一婢遠哭而來予還之拜謝而去即不見蓋翁三試也轉沙溝界予餒甚坐石下有二夫逐豕見予曰子為我守此豕片時我有遺豕往尋之復遺

予以熟食予飼而飽二夫去中餉不至有一虎自叢莽中出欲搏豕予曰受人之托而為汝搏是不忠也願自代因納豕於藁刺中而身當之虎回首大吼遂入崑穴莫知所之少焉二夫長笑而來牽豕而去蓋翁四試也予前不十里路岐甚岔有農夫罔以迷路不覺逃至扶風柳林有丐者深醺酒極醉當於要路詈罵千百以至萬計予不敢答索予錢予罄囊與之又索米予止二升一合並與之方稍解而去蓋翁五試也既達終南界問

碧雲峰於樵人時一羸樵甚醜答予曰子欲訪誰耶予
曰宮先生耳曰宮先生吾故識也始以美名重世人皆
畏之既而久居犬彘不為也因淫盜無常人不與食今
將死矣子訪何益彼不死吾輩欲執於官以誅耳子勿
貽池魚之禍速去之予曰予此來欲見後或雖有禍願
為之死彼曰子非智士也去去彼可於紅樹下蓐中
求之言已而去數步復回顧予曰惜哉此子送命九泉
也予雖信之心終不退進山壑極險攀緣而上蓋翁六

試也已而挽烟蘿步劍石迴紆苔草涉厯蒲蘆雖狼窮
虎止之地無不經涉果見盤陰之下有紅樹焉蓋老楓
也下得一破茅舍遠睨烟火微出予手分荆棘而入則
破壁敗爐藤榻石枕先生弱瘦不可目視雙眸不開全
有殘豆羹案有破書半卷視之命書也先生狂呼大哭
不省人故予再三喚之先生曰汝鬼耶取我耶予拜泣
曰弟子相也自先生教我而來如亡父母今日帶月披
霜未避險夷求見先生以復昔約先生何外我耶先生

曰我記之矣我先以文學有罪於世而逃既而衣食不給復肆張於汝叔而復以妄言誘汝以至今日老天使我受此苦者正此報也子可回勿悞青芳光景也我頭下有金二餅可供歸費子歸可薦我於九泉下況此地虎狼交雜蛇虺出入雖一薪一汲必逢百度子不可久予曰弟子此遇心方得已雖虎蛇食啖甘苦不辭先生昔為我師今日既見先生困憊而離禽獸不為也願以死同先生泣曰子今日好心矣我死何以報之予曰先

生但安心以自保耳三日後先生謂予曰我思泉水子
往求之予遂去山壑之下羣草交翠密封湍流予方就
汲忽一蛇長計丈許盤旋張口如箕欲相啖狀予跪祝
曰人世萬物必有靈識我師得罪天地以致疾疫思飲
甘泉命之於我我以委身師事敢不忠罄子既我傷將
賜我水以周師急我必返身任汝啖也言已蛇蜿蜒數
折草蔓皆伏威聲如風灌耳而去蓋翁七試也得水而
歸先生飲之遽起而大笑曰子非下品人也吾非宮無

上也宮宇無上呂也吾初唐之洞賓也七度試子皆合天
格子可教矣遂引予出舍不二里山景異常指一峰巒
曰此碧雲峰也一喝而白壁開曳予視即如王宮帝闕
金紫交映彤碧混合如白晝焉少焉二童曰翁待師久
矣攜入大殿下一翁居上環目方面高冠坐首先生曰
此東華李公也吾昔年事汝知否予都不悟先生命再
拜東華翁曰可取飲飲之少頃童進醴予飲之肌骨皆
寒先二世事無不記憶方再拜曰一迷不覺十四載矣

翁笑而納之時貞元十五年八月中秋也予年十有四
翁復引予謁雲房鍾離翁西城王翁火龍鄭翁而授予
以道越一百二十有四日而成道予謁上帝帝曰子來
授汝開元演法大闡教化普濟仙卿予謝而退遊蓬島
但見琳宮貝闕天影彩霞自然吟咏仙侶徘徊誠所謂
試向崑崙巔上望十二樓臺無處尋也三十日復召謂
曰卿叔韓愈乃吾仙甫冲和後身也微過謫世子何不
往度乎予遂領旨而下則山川變態人物流移恍然腥

塵中耳永貞元年乙酉因叔先十四年言旱饑罪於德
宗黜為山陽令次年取歸經湖南遊衡山宿二日雲房
純陽翁更為二道士勸叔曰人世轉丸命數飛燕光陰
不可得美官不可久公胡不相將猿鶴久視以長生耶
叔叱之曰何物妖士敢興蠱語二翁遁之元和五年進
官河南方西令轉國子博士十年乙未叔為考功郎中
知制誥十二年丁酉憲宗正旦朝賀留宰相裴度妻父
林圭及叔宴之問曰今歲豐儉若何叔失對曰儉上曰

何以知之叔曰去冬無雪故知儉上曰可禱乎叔曰人主至誠熒惑失度尚從之况雪乎時諷諫耳不意憲宗出旨遂的限於叔三日精禱致雪叔大惶措予喜曰叔可度矣時高第百餘日肆雌黃老氏之教言必深惡予遂出榜擔頭曰賣風雲雨雪市夫訝予妄報於叔叔收予予已異形叔不能識詰之曰上以年歉預禱雪以示豐汝何人耶敢言慢乎敢曰賣予予鼓掌胡盧而笑曰人以為難吾身中先天坎離太極混合乾坤尚可顛倒

况後天之雨雪乎叔曰汝可祈則為我試予曰諾索酒
大醉遂登壇半日黻雲漫野寒氣侵骨天光一合六出
立降深可尺許裴張諸公大以為異叔謬曰人君至誠
人臣至專所為耳豈一道士之力耶衆皆不服其論予
大笑而退是日拜刑部侍郎宴賀予謁之始也善待既
而接待中微語勸以急流之說叔果大怒而斥之予曰
神仙有變化之妙公不可為泛叔曰汝能盡一杯之酒
能寘諸公醉耶予曰甚易耳公當隨我叔曰汝為之予

遂取所佩葫蘆徑可一寸高可寸許盛酒半杯即滿因
而遍席勸之凡三十人各記三十巡中宵不竭衆皆駭
叔曰此民間漏酒法也叔復曰汝可召二妓飲舞予予
曰亦易予面空召之仙妓立降衆又異叔曰幻術也叔
曰可召鶴乎予即召鶴下舞尋化為羊口出歌賦其中
無過勸叔之修省也叔皆以為幻予大言曰公欲為天
子耶貴極人臣尚不知遺禍而早退一旦誅貶風塵千
里凍餒而死妻子榮祿可復得耶叔大怒叱予出次日

復謁則已重門鎖鑰不可入矣予飛空而入至中窰而
下衆皆驚叔曰何來予曰上壽耳叔曰何貺予曰金蓮
耳遂索火一缶予投以丹少頃蓮花大發高可三尺碧
盤寶華靡不一具中一葉自然成聯云雲橫秦嶺家何
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叔視之曰此何語也予曰公遭誅
竄可當驗之叔大忌之執予供予立書曰供狀列仙年
甲不具生於松水長入蓬萊三台護生五炁全體身朝
元始出入雲衢恭東華為主歸鍾呂為師丹藥度羣黎

跨鶴遊海島因愈叔遭險命入刑囚暫假下瑤池拔救
來鄉貫一報鞠育二謁祖宗今承供審大羅天甫開元
演法大闡教化普濟仙卿松水昌黎郡仲卿嫡孫清夫
謹狀叔再三視之不覺淚下予遂示以原形叔大哭曰
子何風顛如是耶吾慕汝念汝如刀碎中心子何忍心
耶予曰姪上朝天帝今為仙宰思叔之德慮叔之難特
相援耳叔曰汝勿妄言既而見竇母則蒼顏笑而予妻
尚在予不之顧諸公為之大慶一日叔誕時上元也予

捧蟠桃一枚為壽衆為奇遇叔曰此冬桃耳善藏者能
留之何異予知不可度呈以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
吾家寶鼎藏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
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如效此同往翫仙葩
叔曰子去家二十年尚荒涼貧窶如是而更復誘我耶
百計諭之終不就予留詩於壁曰我欲隨公去千言固
不從藍關雪深處來歲更相逢叔覽之揮泣而罷十三
年戊戌叔進吏部侍郎時鳳翔寺塔有佛指骨放光上

遣中使迎之叔面諍之上不聽罷朝次年骨至上留禁
中二月送諸寺人皆大惑叔表諫數百言陳梁武故事
上怒收欲誅之宰相裴度崔羣林圭為言乃貶潮之刺
史叔別家往官經藍關秦嶺正值大雪馬憊於道從者
二人皆遁去叔獨無倚待死而已予冒雪見之叔號呼
百狀悲喜交集始曰子先言誠有驗矣予迷耳遂成完
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朝除弊
政豈知衰朽喪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

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瘡江邊予勸曰叔今上
不得於君王中致離於祖禰下不及於妻子近有賴於
千金軀正此可隨姪以效長生耳叔曰君命謫潮予當
匍匐事命力不足死亦理順而欲我隨遁是觸君怒觸
君怒是不忠縱仙可學安可成乎予有死而已汝勿言
况君限有罪於家汝孀母置何地耶予囊有糒可旬日
待雪霽乞諸郵驛耳予感其忠請命於上帝帝曰卿當
隨事可緩化之予得旨遂謂叔曰可攜姪往乎叔曰此

過望也越七日過嶺予為之買蹇僕而行逾月入潮訟政之間予有神識叔得振威二廣溪有鱷魚食人及畜叔作文以祭予勅神殺之懸首以示民大奇叔方知敬於予也予日以勇退為勸叔曰吾但得歸見宗祖即當隨侍任所之耳予曰不然姪之來者報叔舊德也方今吾叔窮極叔尚不知從他日歸有妻子之私何言及此叔曰予負今日語天當殛誅雖今日之潮陽亦不可得予信之不更瑣常教之導引禦瘴復教之守神叔從之

穆宗立長慶元年辛丑徙叔於袁州予隨去時袁有盜
羣百哨於山林害占二縣民奔之予議叔收叔失策予
曰易也予雪夜獨騎仗劍入巢際賊遙見大懼予命神
吏縛之首者三人餘皆縱其散遁救民萬計叔得功觀
察王公表之二年召歸叔過匡廬之五老峰謁祖墓經
蕭存舊址存初與先父共廬於茲字伯誠隱此而死叔
少為所撫存有子蚤死遺女蕭小貞出家為尼於西林
菴叔訪之號泗終日勸其復俗終不就因遺金貳拾兩

於家立其孫凌漢焉叔見小貞之操題其壁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洒烟霞予進曰此女可度之叔曰能乎予遂贈藥一粒曰汝孝敬可重吾叔吾父汝父所愛吾固報汝以此也女再拜而退是夕服之神思精爽見寺神謂曰韓相公姪非人也見位天仙也汝可師之次辰女羅地而告曰妾父之死妾獨捐生欲報至恩故假於釋今者吾師大仙也願度頑形願補陋濁予愍之遂以丹餌之是夕

化叔泣而瘞之予因送於龜臺金母易名瓊瓊侍衛以
長生焉朝見拜國子祭酒叔已皓首矣始見家族予妻
已卒於元和十五年庚子矣叔二子源滾滾死明年勸之
叔曰神僊可唾手於功名乎予曰何難叔曰子欲我從
遊但能取進士予傾服之予曰諾叔遂薦予於太學明
年甲辰予以天馬長門泰階三賦登栢耆榜列名十二
予不仕詭以風症上疏辭曰臣以猥木得薦天匠危棟
既偉疲癯忽作思輔神綏永膺台化天命止在空苦微

軀臣松水有尺壑可保勞頓乞恩歸祿以藏筋骨無任
感躍上宣旨曰卿以雋英作朕高柱艾年微困何致重
辭命諸方藥以瘳肺腑卿其尚忠勉進針石是為朕快
醫工來治予示以死脈果復命上遂允歸叔始誠信五
月拜吏部侍郎得復舊爵時蒼梧之玄元丈人已生於
霸陵西村朱氏年三十呂翁遊五臺來為貧道者乞食
於家朱氏名拾得敬之飲餘翁命之飲遂啜之翁復以
劍囊寄之出舍遺金二餅彼遂封之翁至而還翁領之

過澧水悞墜劍於深波命取之彼即捨生以赴未及中
流而劍自浮隨新豐翁醉甚逐之跪而不去既而引劍
欲殺之亦不去并無逆色翁方解翁過涇水道見一乞
兒索食翁撻之即死尋又一丐者來見之即曳翁以償
翁不辭謂拾得曰子可歸吾就死矣彼嚎哭曰撻之者
我也汝何以誣我師耶遂拔劍自刎翁大喝一聲二乞
兒俱不見謂曰子可教遂相持而來京師之長安門見
予曰子何久於風塵耶予曰盡在三日翁曰是兒汝友

也當於藍闕可並度之予諾翁去留拾得於藍闕之九
曲溪洞曰子待七日子師至矣予歸是夜下元寒魄穿
牖燈清籟靜紙帳梅花槐風竹戛清入兩耳時有孤鶴
倚苔斷琴在壁與叔寢於書屋再諭之曰上帝以叔仙
根道骨昔者命姪往度叔堅不從故有大患今叔大事
已矣潮陽叔之親誓又完矣何不去之叔曰仙人不常
見吾老死於鄉黨足矣吾恐朽骨不可長修衰氣不可
壽世弃於山野死無名也姪有至諒幸為我思予曰姪

隨叔有年叔猶不知耶姪之大道可以窮桑田朽山嶽
竭海源雖日月更變不致敗此身也叔如不學恐貽譴
於天天必加誅又豈憲宗之法耶叔曰易則易矣何物
色可隱去耶予遂以竹杖化叔之形了無一缺死卧於
席叔遂隨遁予餌以飛舉之藥風騰於藍關之巔安之
仙景相與拾得為友而復命於帝帝曰卿可度之予歸
詭號雙目為叔之師予問曰汝思家耶叔曰已脫業舍
委身大道復何思耶予又曰思汝姪耶叔曰聽命在師

金方口人公三
思彼何益予遂授以至道百日而神識洞達始有冲和
之悟時長慶四年甲辰冬十一月也叔年五十有七予
年三十有九其家見其死源弟尚幼門人李漢隴西人
也葬叔假屍於鄉上愍其忠祿其子源追贈禮部尚書
昌黎伯謚曰文予方蛻其舍於終南飛其神於衡嶽之
巔上詔之始入太清而拾得道亦就隨去上帝曰子功
成矣向何迷耶不贅叔於上仙列遣予送於崑崙為使
焉叔方大悔予復奏舉祖考皆允取予之父母前七代

予後一代皆附以太陰鍊形之妙皆入崑崙予相繼送
之而去拾得命為神霄仙伯焉

--	--	--	--	--	--	--	--

神僧傳 晉法顯

佛圖澄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誦經數百萬言以
晉永嘉四年來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使鬼物
以麻油雜煙灰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
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於洛
陽立寺值劉曜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
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欲以道
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

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之畧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伏澄因進諫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刃而坐

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
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
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
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
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
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
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
勒大笑曰道人謬耳鮮卑段末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

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與勒
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
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
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攻洛陽勒欲自往拒
曜內外僚佐畢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
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
曜胡位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勒乃留長子
石弘共澄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城兩陣繞交

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事澄益篤時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勒以為子愛之甚重忽暴病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

致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
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建平四年四月無風而塔上一
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
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於鄴改
元建武傾心事澄又重於勒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
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頒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
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已下悉
助舉昇太子諸公扶輦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座皆起

以彰其尊又勅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塞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羗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

子法常在側澄忽慘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令衆生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說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下人推馬與之獲免推驗日時正澄呪願之時也後晉軍出淮泗隴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奉佛而致寇佛無神矣澄明旦讓虎曰王過世經為大商主至蜀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今王為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

國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誰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至於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事法無解殃禍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

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黃河中舊不生龜
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反溫字元
子後果如言也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
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
之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
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於
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
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

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
十人齋於別室澄時躡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曰
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北殿以東當有流血
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
六情所受皆悉是賊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
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
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忍
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

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鑕穿宣領積薪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車裂支解投之漳河後月餘日有一妖馬毛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期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

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
即遣人與虎辭虎愴然即自出至寺而慰諭焉澄謂虎
曰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
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
吝稱斯德也宜享休神而布政猛烈終無佛佑若降心
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沒無遺恨虎悲動嗚咽知
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春
秋一百一十七年矣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

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
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光從中出
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
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美妙
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宗旨使始末文言昭
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二石亮强虐害非道
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
耳澄死之日有人見澄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

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
虎死

劍俠傳

唐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
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
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為劍願得一觀之女曰妾不敢
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柝地
女接取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即飛
上樹化為白猿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閒步曲坊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於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

同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
直至當筵乃一鈿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
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紉素二人羅拜女不荅士人
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牀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
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久
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觀乎士
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
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

某為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驚恍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許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

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見一孔自旦至食時見繩垂
一器食下因餒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悲惋
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士曰
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云若君
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膊訖以絹頭繫女身聳然飛出
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伺
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土矣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氏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
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
君能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者供
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煙曰此
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
靴中取弓御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
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乃
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捫中

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搗脰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割刀子十餘以糝餅

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
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
向遇郎君則成塵粉也食畢僧曰貧道為此等向今遲
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為我斷之乃呼
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
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
君盡藝殺之無為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
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

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猱攫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為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

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太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鞭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蘊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鞭馱言却領取聊相

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
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

唐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
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鞞革掉臂而去黎疑
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一門大言
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
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閤黎

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為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為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囊盛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曜揮霍掣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

及黎之鬚黎叩頭不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
曰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
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
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
日復往室已空矣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自
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氣相

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為舅因與同之南嶽
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幸論
梗槩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
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日秘不肯言盧因作
色曰舅今須傳勿等閒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牛耳
邂逅相憐實慕君子何至騁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盼
之盼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死於此因探懷
出匕首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泥唐懼死乃言

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自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仕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

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猴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

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猴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刀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

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為汝開腦後藏匕首而無所傷用即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

人可與我為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
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
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
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
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
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
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
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祗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

妻曰劉僕射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吾也乃見劉公劉
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
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
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
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一百
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
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
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

於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
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
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
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牀四
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
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化為水毛髮不存矣隱娘
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
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善無形而滅影

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
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為蟣蠓潛入僕射腸中
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
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
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
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
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
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

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
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
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
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
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
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
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為事至蘇州旅舍支
山禪院僧房有一女曰荆十三娘為夫亡設大祥齋因
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
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
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
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為之憤惋
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為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
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

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婢掌牋表號曰白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焉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即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塗陽為鎮命嵩固

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女嫁魏博
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胡章女三
鎮交締為婣姪使蓋相接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
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
軍中勇武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
令三百人夜直宅中卜是日欲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
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
除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

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之憂嵩以其言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厚恩一旦失其疆土則數百年功勲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公憂某暫到魏境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回也嵩曰倘事或不濟反禍之速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

挿金鳳釵衣紫繡短袍著青絲輕履胸前掛龍紋匕首
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
背燭危坐時常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
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紅線回矣嵩喜而慰
勞詢事諧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
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為信耳又曰某子夜前三刻即
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正於房廊睡聲
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乃發其左扉抵

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枕前
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
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
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
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頭
觸屏風斲而殫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
珥褰其裳衣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
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野

斜月在林念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
謀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五六城冀減
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入魏遺承嗣書曰昨來暮夜
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床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
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
使者以馬捶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以金合授
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私宴
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疋及珍異

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兩月之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線曰某生前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證某誤以芫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而

殺三人陰力見誅罰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
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軟寵待有加
榮亦甚矣况國家達治慶且無疆此即違天理當盡弭
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保其性命
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
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
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為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
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為餞別悉集賓僚夜

宴中堂嵩以詞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為詞詞曰採
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是洛妃乘霧去碧
天無際水空流詞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偽醉
離席遂亡所在

田彭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雕琢奇
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清密
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

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
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
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期罪人斯得不然天子
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以決旬求捕大懸
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迹聖旨嚴切校繫者漸多坊曲
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軍蕃將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
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與流輩於威遠
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四座酒醉因請度曲辭以樂

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中漏已傳求之不及因起解小
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
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
囊將琵琶而至坐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
入夜且無行旅既而倏忽往來敬宏驚異於時失枕搜
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時遽歸其第引而問之
曰使汝累年不知躋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
小僕謝曰非有此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偶

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閒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捕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怕勇力過人且喜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

執毬杖擊之歟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
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
一欵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問
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蓋非常之竊
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彭郎已
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崑崙奴

唐大厯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蓋天之勲臣一品

者熟生是時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饌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

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疑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為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

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
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
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
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
乃十五夜請染青絹兩疋為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
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
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
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為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

三更攜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
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
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
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
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
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隣近聞然生遂掀簾
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
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

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
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
擁旄逼為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
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
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
脫狴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光容又不
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
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粧奩

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
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
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
來邃密扃鐃甚嚴勢似飛躡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
矣無更聲聞徒為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
小車而遊曲江為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
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
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

缺

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

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肅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說郭卷一百十二下